

史秘閨宮憲洪

·生機天·



故不覺驚魂欲墜也，時友某甲(或云即徐東海)聞(旁)袁氏注視彼女小神，亟以言語之曰：「娟娟多嬌，較君家床頭人何如，君果愛之，盡設法致之，原是女至今猶待字閨中，袁笑而頷之，歸而冥思，夜不成寐，乃思得一策，明日遣僕人召某至，僞言每日清血，需食豆醬一盞，或使人送來，或自往食之，黃某知袁為故家子，今承不顧，敢奉命唯謹，遂諾之，袁更以數千錢，黃喜而歸，由袁每晨必詣黃處，以食藥為名，藉親人，且時以金錢餽父母，欲以與女接洽，母若逆知其旨者，亦不之禁，積久，遂得與女通，既又慮此一塊禁肉，終必為他大染指，因向女母商，擬購之充下陳，因與袁辭心已女，視之奇貨，故昂其值，索千金，黃婉言懇其價，且曰：「設若果有尺寸之進者，汝家老夫婦，半牛吃著，為我懸額。」

苟渝言，非夫也，女母為所惑，始允讓半值，雖已允矣，袁多方羅掘，僅得三百金，不足，則竊其夫人于氏之衣飾典賣之，以符其數，蓋袁幼時，不事正業，素為家人所不齒，所有財產，從不假諸其手，以故經濟界上，非常困難，刻納小白菜為妾一事，又非正當之行為，籌劃巨款，未便向其父母發，即言之，亦絕對不生效力，故不得已，以此却之，下策也，事為于夫人偵之，怒不可遏，亟陳之翁姑前，要其「梗」，保中夫婿，向不以袁為禮，合聞搜口納寵，召之而面數其罪，勒令其速與小白菜辭婚，否則立即斥逐，將不承認其為袁氏之子孫，袁格於衆議，且懼處此，乃與小白菜商，謂姑嫂其事，俟之十日，行必克踐舊約，小白菜勉從袁請，袁以于氏夫人破壞已事，卿之刺骨，應藉他故向于氏尋衅，以致夫婦反目，袁矢于于氏，汝今敢於輕視吾者，以吾不能揚眉吐氣之故耳，今若此，吾將他去以昭一切若實貴。

矧袁氏不才門生故舊，其據要津握重權者，亦實繁有徒，吾苟稍稍自貶節介，依若輩影鳳凰下，常弗難獲一枝寄託，異日歸來，將以五花官誥酬汝，不爾者，誓不與汝再見，於是歸，堂上之治行裝，勿勿就道，于夫人向有惜別之哀，不願而去，啓行之前一，袁潛詣小白菜居，告以明日首途，小白菜驟聆是語，牽衣嗚咽曰：君將從一棄妾而弗顧，妾此身將誰屬者，袁虛心慰之，語之曰：卿胡戚戚焉，余此行，蓋與日出人頭地之計耳，苟有微藉，行有佳消息報汝，汝試取取香露置青雲之口，即謀金屏貯汝之時，與卿把晤，自當不謬。

此際，小白菜仍恐其誑已，因不之信，袁指天誓日，以明心迹，他，小白菜始稍解眉鎖，是夕留與共宿，破曉，袁別小白菜，而伯勞東去矣，由此滯留南方，在再戰戰，而所如輒阻，鬱鬱不得志，偶一返里省親，弗與于夫人晤，悉寄宿小白菜所，蓋堅守弗離，于氏相見之前語也，無何，袁因某宦之介紹，欲投吳，慶摩下，苦無資斧，於小白菜則，微露其旨，播弄所有，悉以昇資，弗足，又貸以益之，藉壯行色，袁得金，攜小白菜之背，嘆曰：卿吾之鮑叔也，苟有發迹日，誓不相忘，遂刻期成行，既與將軍，吳因故人之係(吳將軍，曾隸袁之叔祖甲三部下(一))

康保清指點眉棍
康保清河北保定人，以武進士出身，積功歷任廣東候補道員，然康一生，官清廉自矢，為官多年，仍是兩袖清風，故抵粵不久，即感宦囊羞澀，而候補道員又非實職，所得甚薄，由是生計日蹙，而保清乃武人本色，又不肯輕求人，思維之下，乃以字通街稅局設館，以技授徒，藉以彌補生計，時外省武師在市以技傳人者甚少，自康設館後，之習藝者殊眾，斯時水師提督署設於五仙門附近，與字通街相去不遠，時任提督者吳興全，吳與康亦非武術訓練，異常認真，其手下武術教練官李世貴，黃飛鵬二人，悉為館中能手，而黃飛鵬中，更有十虎之譽，李世貴則為旗籍人，乃粵督李鴻章弟，薦任全英陸軍下，李與康交遊，品性孤僻，故風頭不若飛鵬之勁，然若技術，則却不亞於飛鵬之下也，有吳興全者，為水督轅之掌旗官，亦嗜武事，尤好與世貴，飛鵬二人切磋，孜孜不倦，一日，梁繼德過字通街，年見一高大漢所，門前書有河北康保清五字，字，傍邊則有一行小字寫著傳授少林拳棒，仰目望之，則有十數青年，正在天階石堂上伸拳擲腿，果精壯而觀，忽有果皮向內擲出，恰中梁繼德之額，梁繼德有聲，此雖有意無意之間，第以己之身份堂堂一掌旗官，奚能受此侮辱，一時肝火上升，踏進館內，瞪目叱諸人，而各人見一彪形漢漢闖進，固不知其因何怒至此，猶誤彼為梁繼德而來矣，怯於其威，不敢與較，而吳興全之下，更將兵器架上各兵器取下，(一)

蓋與日出人頭地之計耳，苟有微藉，行有佳消息報汝，汝試取取香露置青雲之口，即謀金屏貯汝之時，與卿把晤，自當不謬。

蓋與日出人頭地之計耳，苟有微藉，行有佳消息報汝，汝試取取香露置青雲之口，即謀金屏貯汝之時，與卿把晤，自當不謬。